

一个热血青年在变幻莫测

官场里的挣扎、奋斗历程

海盐◎著

甘肃人民美術出版社

富貴長

法律与金钱、原则与美色、
良知与权力、高尚与卑污、爱情
与责任……

名利场中，沉沦还是坚守？

上架建议：官场小说

ISBN 978-7-80588-704-3



9 787805 887043 >

定 价：28.00 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副县长/海盐著. —兰州: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7-80588-704-3

I. 副…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2208 号

副县长

海盐 著

责任编辑: 马吉庆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

出版发行: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邮 编: 730030
电 话: 0931-8773224(编辑部)
0931-8773269(发行部)
E-mail: gsart@126.com
网 址: <http://www.gansuart.com>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80 千
插 页: 2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588-704-3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副县长

【第一章】秘书	001
【第二章】逼婚	009
【第三章】成亲	023
【第四章】失贞	029
【第五章】风波	037
【第六章】巧遇	044
【第七章】回忆	051
【第八章】补偿	059
【第九章】荣升	066
【第十章】搬家	074
【第十一章】讨薪	085
【第十二章】献计	092
【第十三章】美色	099
【第十四章】温情	106
【第十五章】取缔	115
【第十六章】提名	121
【第十七章】说情	128
【第十八章】承诺	134
【第十九章】挣扎	143
【第二十章】阴谋	148
【第二十一章】女儿	154

副 县 长

【第二十二章】检举	162
【第二十三章】苦居	167
【第二十四章】营救	172
【第二十五章】决定	178
【第二十六章】屈辱	182
【第二十七章】政协	190
【第二十八章】真相	196
【第二十九章】妥协	205
【第三十章】宣泄	212
【第三十一章】气愤	220
【第三十二章】竞选	226
【第三十三章】安慰	232
【第三十四章】柔情	237
【第三十五章】调整	242
【第三十六章】凶行	249
【第三十七章】打黑	255
【第三十八章】命案	261
【第三十九章】说客	267
【第四十章】玉陨	273
【尾 声】	280

第一章 秘书

许嘉良做梦也不曾想到他能步入官场，而且是以乡镇教师的身份通过公务员考试直接进入县委办公室。

没有想过步入官场，应该是两年前刚从师专毕业的许嘉良。

那时他刚从沂安师专汉语言文学系毕业。按理说，师专毕业的许嘉良最起码要留在古岩县城中学教书，但对于祖辈都是农民的许嘉良来讲，他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被分配到本乡的中学教书，这一教就是两年。

许嘉良在中学当了两年语文老师，日子过得无精打采。他也谈过几次恋爱，但都没有成功。

不是小伙子不优秀，而是他的家庭的确没有能打动女孩子心思的先决条件。每当人家听说他只是个乡镇中学的老师，爹娘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立马跟他宣布拜拜。

就在这时，同村的一个叫高静心的女孩走进了他的生活，并且疯狂地爱上了他，两人爱得死去活来。

但是，高静心的爹高树林是山里囤出名的能人，最善于算计，他要是想算计谁，能把那人的骨头都给算计出来。

静心的娘也不是个省油的灯。这个农村妇女的心地和她美丽的外表一点不成正比，她年轻时是三乡五村出名的大美女，但心地自私、思想狭隘也是出了名的。

他们两口子死活都不同意已经分到县城二中做老师的女儿嫁给个山珍海味认不全的穷乡镇教师，硬是逼着女儿离开了许嘉良。

倍受爱情煎熬和生活打击的许嘉良，为了早日摆脱痛苦的折磨，无奈地接受了学校传达室丁大爷本家妹妹给他介绍的女朋友沈青。

沈青虽然只是个临时工，但是沈青的姑父是上岭乡的党委书记。

许嘉良的父母许实诚老人和许大妈就是看中了这一点，认为儿子找个乡镇党委书记的妻侄女无疑是找到了一棵可以遮风挡雨的大树，竭力主张儿子同意这门亲事。

嘉良虽然同意了亲事，但迟迟不肯结婚，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向后推着，这一推就

是两年。

两年后的一天，许嘉良正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备课，传达室的丁大爷递给他一封信。

看见信封上清秀的字体，他的心顿时咚咚地剧跳起来，一股幸福的暖流迅速传遍全身——信是静心写来的。虽然静心已经离开了他，但他还是迫切地想知道静心现在怎么样了。

他以最快的速度打开信封，但打开信封后，他却万分失望——静心连一个字都没写，信封中只有一张剪报，是沂安市关于招收公务员的公告。

他懊恼地把信封和海报扔在办公桌上，眼前又浮现出静心和他在一起的一幕幕……

招收公务员的消息，嘉良一周之前就知道了，是沈青来告诉他的。沈青看见公告后就从邻乡赶了过来，让嘉良一定要好好复习，一定要考上公务员。沈青的话嘉良没当回事，两年来，他越来越感觉沈青缺少内涵，动辄就是升官发财，动辄就提姑父齐三太，所以，沈青让他考公务员的时候，嘉良没有心动。但现在，静心给他寄来了公告，虽然只字未写，但意思很明确，是让他考公务员。沈青的话他可以不听，但静心的建议他不能不接受。

于是他向学校请假，校长诸葛前看在乡党委书记齐三太的面子上，心照不宣地准了他一个月的假期。

报名，复习，笔试，面试，健康查体，政审……

嘉良一路过关斩将，考取了全县第一名。根据择优录取和优先录取的原则，嘉良被安排到县委办公室做秘书。

一石激起千层浪，嘉良到县委办公室做秘书的消息像十二级的台风，立刻席卷了整个上岭乡。报到那天，嘉良家中都是来送行的人，学校的领导和同事都来了。他最好的朋友张辉也从沂安专程赶了过来，乡党委书记齐三太和他老婆以及乡党委政府的几个副书记副乡长和各部门负责人都来了。孙乡长因为到市里学习，没过来，但也专门让齐三太捎来祝福的话。欢送仪式由一向和嘉良家没有来往的村支部书记高树强主持，高树强忙里忙外，比自己亲儿子考上公务员还兴奋，卖力地招待在座的每一位领导。

嘉良一家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许实诚老汉眉梢已经乐开了花，逢人就说：“祖上积的阴德啊！哈哈，哈哈，祖上积的阴德！”

许大妈在人群中来回发着喜糖、瓜子，嘉良的哥哥、嫂子、姐姐、姐夫随着爹娘一起招待客人。最幸福的应该是沈青，她在心底暗暗为自己庆幸，庆幸自己捡到了一块埋藏在地下的金子。当初丁姨给她介绍嘉良的时候，姑姑还曾经竭力地反对，小姐妹们都笑话她找了个穷教书的，现在看来，幸亏自己当时坚持，才有了今天的局面。她不由得为自己当初的明智之举而庆幸。

高静心的爹爹高树林虽然没有到场，但也托人送来了一份贺礼。许实诚怕嘉良不收，没告诉嘉良，自己私自收了下來。他知道，以后在村子里还是要麻烦这位能人的，此外，高树林的弟弟高树国是县委组织部部长，儿子到了县委，说不定哪天就要用上人家，他也

在努力地想着如何能巴结上高家。既然人家看得起他们许家，送来了贺礼，自己就必须收下，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样的误会，现在都不能在意。

本来说好是由齐三太把嘉良送到县委报到的，但嘉良不想过于张扬，拒绝了齐三太的好意，坚持自己去县委。看到嘉良态度坚决的样子，齐三太道：“也好。以后到了县委，关键还得靠自己，现在是你独自闯天下的时候，我们当长辈的也就不勉强你了。”又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把嘉良捎到上岭车站，齐三太和老婆就离开了。沈青虽然非常想陪嘉良一起去古岩，但见嘉良没有邀请自己的意思，也就不情愿地和姑父一家人一起走了。

来到古岩，嘉良并没有急着去报到，而是先来到二中，想把自己到县委办公室工作的消息先告诉静心。

在二中门口，他遇到了正在追求高静心的周克强。之前他来过二中几次，于是认识了这个周克强。

周克强尴尬地和他打了个招呼，向外走去。走出老远，周克强却又追了上来，问嘉良：“你……你是来找静心的吧？”

“是啊。”嘉良答道。虽然现在自己已经订婚，但他还是很友善地盯了周克强一眼。

看见嘉良盯着自己，周克强慌忙把脸转到一边，嘴里含糊不清地说道：“静心……静心去沂安了。”

“静心去沂安做什么？”嘉良问道。

“学习……学习两个星期。”周克强继续含糊不清地说着。

听说静心不在，嘉良非常失望。但他转念一想，自己以后一直会在古岩，有的是机会，倒也不急于这一时，于是和周克强告别后，迈开大步向县委赶去。

新落成的古岩县县委坐落在人民路与解放路交叉口，位于朝阳新区中心地段。大门正中央镶嵌着庄严肃穆的国徽，熠熠生辉。大门两侧分别挂着“中共鲁南省古岩县委员会”和“中国鲁南省古岩县人民政府”的牌子。大门两旁各有四位着灰色警服的门卫，犹如北国的踮天杨一样笔直地挺立在那里。

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座人造喷泉，喷洒出无数条奇形怪状的水柱，在阳光的照耀下绚丽夺目。喷泉两侧是停车场，各式各样的轿车像一排排等待国家领导人检阅的仪仗队那样笔直地排成几列纵队。

正对着大门的就是古岩县县委办公大楼。古岩县县委办公大楼是一座高十八层、气势磅礴的建筑群体，整个建筑都用白色和橙黄色的瓷砖镶起来，看上去典雅别致。大楼的顶端有三个城堡式的装饰，显得别具一格。正门的上方镶嵌着“为人民服务”五个镏金大字，正上方城堡上插着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随风飘展。

走进大门，跨过停车区，沿着中心路拾级而上，跨越十八个台阶，就来到一楼门厅。门厅两旁半环型路面像两只美丽的翅膀，一直延伸到中心路上，车顺着环行路面可以一直开到一楼大厅。

这座楼老百姓私下里都叫它“腐败楼”。在人均月收入不足两千元的古岩县，为了建

造这座楼却斥资六千余万元。这座楼的前身是县财政局的办公大楼，大楼还没竣工，财政局长祁锦翔就被请进了监狱，检察院从其家中搜出现金、存折和各类物品总价值人民币五百余万元，这座楼也被迫中途停建。古岩县好几个干部都牵扯进去，但不知道为什么，正在人们拍手称快，翘首以待检察机关更大的动作时，案件却随着祁锦翔和部分官员的落马画上一个本来不该圆满的句号。

站在门厅中央的许嘉良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前几天还是在破烂不堪的上岭中学做着孩子王，现在却是站在金碧辉煌的县委大楼，成了人见人敬的县委办公室的秘书。身份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的心理也跟着在发生着变化。

在大厅里观察了好半天，嘉良这才转身向大楼里走去。

或许是因为考第一名的原因，也许是他来之前齐三太已经做了通融，报到之后，嘉良被直接安排到秘书一科。

县委办公室秘书科一共三个科，秘书三科除了正副科长，其余全部是勤杂人员，一般刚进来的工作人员都要先到三科磨炼一阵子才能荣升至一科。二科都是专车司机，他们都是领导的红人。一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秘书，负责整个县委文件的收发、各类文件的起草、各类文书档案的归类整理等工作。一科也是后备干部的摇篮，古岩县很多干部都是秘书出身，而且都在一科待过，所以，在古岩县委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想当官先当秘书，做秘书就去一科。”嘉良为自己能分到一科感到非常欣慰。

嘉良在大学学的是中文，在学校教的又是语文，再加上文采华丽，文章写得好，所以科长安排他专门负责古岩县的通讯报道。负责通讯报道的一共两人，另一个叫老周，比他大十几岁，瘦高个，戴一副白框眼镜。在嘉良之前，老周是县上唯一的通讯干事。

初次见面老周给人的印象是非常谨慎，不多言语，但一开口谈吐，立马显出学问很大，涵养很深。嘉良很快就喜欢上了他，称他周老师。老周在办公室干了十几年了，周围的同事都有到下边挂职当乡党委书记的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老周还只是个通讯干事。虽然老周没被任命什么官，但嘉良还是把他当做领导对待。他们的办公室正对着五楼的楼梯口，同办公室还有六位同事，都是最近刚来的，有的是考公务员考进来的，也有的是从别的单位借调过来的。

工作之余，嘉良总到二中门口转，他不方便去找高静心，但总希望能在学校门口遇到静心，他希望能和静心重归于好，但是两个月过去了他也没遇到静心。

这天，嘉良正在办公室里赶稿子，老周拿着份文件兴冲冲地走了进来，说：“小许啊，市里有通知下来，让新参加工作的公务员到市委党校学习。刚才我遇见科长了，他让你明天去市委党校报到。”

嘉良答应了一声，说：“谢谢你了，周老师。”说完继续赶起稿子来。

上午报到完，下午就是开学仪式，开学仪式一结束，第一天的正事也就结束了。同宿舍的学员都出去找酒场了，嘉良没有熟悉的学员，只好一个人躲在宿舍看书。看了一会，

嘉良感觉特别无聊，就出来沿着大街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走到一个交叉口，他忽然想起好朋友张辉的公司就在附近，于是，他转身向张辉的公司走去。

张辉是嘉良上师专时最好的朋友，两人也是一起分到上岭中学的。就在他们分到上岭中学不久，张辉谈了两年的女朋友提出了分手，张辉为此跑到女孩家解释了八次，结果被女方母亲奚落得体无完肤，说张辉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门都没有。从朋友那里，张辉打听出女朋友之所以提出分手，是她在县物资公司新认识了一个开车的，家里很有钱。在强大的金钱攻势下，女孩是那样的软弱无力，一点经不起对方的诱惑，见了两次面就变了节，原有的海誓山盟全丢到了爪哇国。时隔不久，家里又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但女方一听说他是农村教师，二话没说，转身就走，把张辉一个人晾在了那里。再加上学校提拔又没他的份儿，张辉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刺激，当天晚上就撕了大学毕业证，只身一人来到沂安摆起了地摊。摆地摊不久，张辉就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这两年，张辉凭借敏锐的目光和独特的洞察力，果断借了十几万，又从银行贷了三十多万，开了家旧货交易中心，狠赚了一把。当初向嘉良借钱时，嘉良因为手头没有，但最好的朋友已经开了口，他感觉很不好意思，就给他做了担保，从银行贷出了十万。取钱的时候，张辉特别感激他，向嘉良承诺道：“以后只要有困难，尽管来找我。”

现在到了沂安，虽说没有困难，但找老朋友聊聊也不错。

张辉正在店里招呼顾客，一转脸，嘉良正似笑非笑地盯着他，他高兴得连忙蹿过来，一把攥住嘉良的手，问道：“哪阵风把你这位贵人给吹来了？”

嘉良笑着说：“还贵人呢，这不，有仙则名，是你的仙居吸引了我。”说完，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一个漂亮的女孩从门外走进来，张辉叫住了女孩，对女孩说：“丫头，快过来见过我最好的朋友，他就是我经常跟你说起的许嘉良。”

那个叫丫头的女孩走过来，大方地和嘉良握了握手。

嘉良冲张辉挤挤眼睛，打趣道：“是弟妹吧？”

张辉捅了嘉良一下，愉快地说：“就算是吧。”说完，转过脸对丫头说：“我与嘉良出去一下，你看好店。”

两人来到离店不远的一家小酒楼，要了几个小菜和一堆啤酒，边喝啤酒边聊天。或许是受情绪的感染，两个人喝得很尽兴。

第三天上午，市政府分管人事的副市长要来党校作报告，市电视台也要来作采访，所以学员们很早就都赶到了会议室。

陪着副市长进来的是党校校长和市政府几位工作人员，紧接着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最后进来的是电视台的女记者。女记者踏进会议室的门，一下子引起了全场轰动。

进来的是一位清秀脱俗的年轻女子，长发披肩，白衣飘飘，有一种令人震撼的美。她习惯性地甩了一下头，这动作让嘉良惊呆了。

嘉良做梦也没想到，进来的竟然是他的初恋情人管琳。好在会场人很多，嘉良能看见

管琳，管琳却没看见嘉良。

嘉良已经两年多没有管琳的音讯了，尽管他对管琳已经完全没有奢求，但管琳的突然出现，他还是万分激动。只是这激动中隐藏着煎熬，煎熬中又掺杂着无限的失落……

会议开始了，首先是党校的吴校长致开幕词，接着是付副市长讲话，下面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付副市长清了清嗓子，讲道：“各位学员，你们好。首先，我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你们的到来……”

管琳不失时机地给领导抢了几个镜头，又把镜头对准了学员们。嘉良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他怕管琳看见自己，但在内心里他又渴望管琳能见到自己。想着想着，嘉良的大脑开起了小差。

坐在嘉良旁边的两个学员也是古岩县的，一个在检察院，叫郝大友，他和嘉良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是同级但不同班的校友。另一个叫孙发田，分到了看守所。郝大友首先发现嘉良有些不对劲，用手捅了捅嘉良说：“怎么了？不舒服吗？”

“没……没什么。”嘉良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急忙掩饰道。

主席台上付副市长正用洪亮的嗓门宣读省纪委的相关文件。管琳忙前忙后给领导拍着照，她做梦也没想到嘉良正在下边注视着自己。

会议好不容易结束了，管琳也随着众人一起离开了会场。管琳离开了，静心又突然出现在嘉良的脑海里。管琳已经不可能再属于自己了，但静心不一样，静心跟自己是真爱，他虽然和沈青订了婚，但他内心深处只有静心的位置，再也容不下任何人，甚至包括管琳。

想起静心，一股无形的烦恼困扰着嘉良几乎麻痹的大脑，他忽然感觉这个社会的不公平，他特别地想发泄。

郝大友喊他一起去喝酒，嘉良婉言谢绝了。来到张辉的店里，张辉看见嘉良失落的样子，就把手里的活一交，陪嘉良来到一个酒吧，要了一扎啤酒，边喝边关切地问道：“怎么了？有什么不顺心的吗？”

在老朋友面前，嘉良没有隐瞒的必要，说道：“我见到管琳了。”

管琳的事张辉以前也听说过，便接着问道：“你们打招呼了吗？”

“没有。”嘉良接着把开会时的情景全都告诉了张辉。

张辉若有所思地随口问了一句：“怎么，你还喜欢她？”

嘉良喝了一口酒，说：“不是的。只是看见她，我想起了静心，我觉得我最对不住的还是静心。”

嘉良和静心的事张辉也非常清楚，但是，他也知道现实让嘉良和静心根本走不到一起去，所以，他好言奉劝道：“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算了，关键是眼前我们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地过。”

“好吧，听你的。我们喝酒！”嘉良一仰脖子，一大口酒喝进了肚子里。

张辉却一把摀住了嘉良的手，说：“光喝酒不好，喝多了伤胃。有烦恼就要发泄，走，

我带你发泄去。”

“怎么发泄？到哪儿发泄？”嘉良问道。

“十里铺，杀人。”张辉从嘴里蹦出五个字。

“什么？杀人？”嘉良不相信似的盯着好朋友的双眼，简直不相信张辉会说出这样的话。

看见嘉良狐疑的眼神，张辉哈哈大笑起来，解释道：“我说的是杀人游戏，不是真的杀人。”

嘉良这才松了一口气，但还是半信半疑地问道：“什么是杀人游戏？我可是第一次听说。”

张辉眯着眼睛说：“你真是老土，连现在最流行的杀人游戏都不知道。杀人游戏是由十里铺村的一个叫王浩的青年发起的‘真人版’游戏，有很多单身的青年男女参与，他们每个周末都会在十里铺‘杀人’。反正人来人往，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会很开心地坐在一起。大家晚上都无聊，‘杀人’打发时间，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发泄途径。”

嘉良很好奇，听了张辉的介绍，也就没拒绝，跟着张辉一起来到十里铺。

十里铺人很多，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自然而然地坐在一起。张辉告诉嘉良说：“这些人都是冲着‘杀人’游戏来的，而且还有很多不良之徒，是来找艳遇的，来这里玩的女孩子大部分都是单身。”

坐在拥挤的房间里，起初，嘉良不会玩，只是看家，当主持人下命令“杀人开始”的时候，嘉良发现所有的人都把眼睛闭上了，只有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女孩眯缝着眼睛狡黠地偷偷扫视四周。

当他们眼睛对视的时候，那个女孩的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嘉良刚加入战团，还没等来得及品味，就被那个女孩无情地“杀死”了。

离开的时候，那个女孩挑衅似的盯着嘉良，嘉良这才有机会仔细打量眼前这个狡猾的女孩子。女孩子很漂亮，有点像静心，但多了一分妩媚，缺少静心身上的那种端庄——嘉良爱的就是静心身上的那种端庄和对爱情的执著。

回来的路上，嘉良向张辉问起那个女孩子的情况。

听见嘉良打听那个女孩子的情况，张辉马上一脸正经地问道：“你打听她干吗？”

“没什么，只是随便问问。”

“哦，随便问问行，你可不能有别的想法，那个女人可不简单，听道上人说，那个女的叫骆冰，是个交际花、二道茶。”

“什么？二道茶？什么是二道茶？”

见嘉良连什么是二道茶都不知道，张辉几乎笑弯了腰。张辉这两年虽说没大发，但也不算个“小款”。男人有钱就学坏，这句话在张辉的身上也应验了起来，虽然他又找了个美丽可人的女朋友娴子，但各种风月场所他也没少去。他告诉嘉良，所谓的二道茶就是指女人在结婚前就被男人玩过了。他还告诉嘉良，千万不要去招惹那个叫骆冰的女孩，骆冰不

知道是男人喝过的几道茶，那块地已经被无数男人耕耘过，是块熟地，招惹了她恐怕有说不清的麻烦。他还炫耀般地讲了许多嘉良只有从生理卫生课上才能学到的东西。

嘉良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的张辉还是两年前一起在上岭中学教学的张辉，他什么话也没说，告别了张辉，一个人默默地赶回了宿舍。

培训学习一共两个月的时间，为了节约路费，中间嘉良一次也没回去。

培训结束的那天，市委组织部的孙承义部长到场作了干部要廉洁奉公的讲话。经过一个月的接触，嘉良已经和郝大友、孙发田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郝大友告诉嘉良，这个孙承义老婆死得早，眼前只有个痴呆儿子，但痴呆儿子却娶了个貌若天仙的女人，而且听说还是市电视台著名的女记者。

嘉良却突然想起付副市长来党校讲话那天出现在会场的管琳来。管琳现在怎么样了？看她那天的情形，应该是如愿以偿了吧？嘉良在心里叹了口气，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

第二章 逼婚

嘉良刚一回到古岩，就看见沈青在车站门口向他挥着手。沈青知道嘉良今天从市委党校学习回来，所以专门请假到古岩来接嘉良。自从嘉良到了县委，她来了好几次，但每次来，嘉良表面看起来对自己很热情，但她感觉到嘉良的热情是装出来的。从上岭的一个好姐妹那儿知道了嘉良和静心的事，她心里就酸酸的，特别是嘉良考上公务员后，那个姐妹告诉她一定要看紧了嘉良，别让煮熟的鸭子再飞了。所以，她从老周那儿打听到嘉良今天回来，就专程跑到古岩来，一是迎接嘉良，二是想看看嘉良对自己到底是什么态度。

嘉良走到沈青面前，轻声问道：“你怎么来了？”

“接你的嘛！”沈青边答应边去接嘉良的包。

嘉良并没有把包递给沈青，也没有沈青想象的久别后的那种亲热，只是淡淡地说道：“我们回宿舍吧。”沈青心里很不自在，默默地跟在嘉良身后。

走在马路上，嘉良的脚步坚实而又自在，他觉得对未来的生活更有信心了。忽然，他又想起跟在身后的沈青，自己做得是有些过分，毕竟人家辛辛苦苦大老远地跑来迎接自己，不能这样冷漠地对待人家。想到这里，他停下脚步，等沈青赶上前来，和她一起并排着向前走去。

“这一阶段还好吗？”嘉良问道。

“还可以吧。你呢，在沂安怎样？”

“马马虎虎吧。”

两人边走边聊。见嘉良态度不是十分亲热，陪嘉良走到县委门口沈青就借口要到姑姑家，向嘉良告辞了。嘉良也没有挽留她到宿舍坐一坐，只是说：“那好吧，有空我去找你。”

转过身，沈青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嘉良回到宿舍，把东西简单收拾一下就到科长办公室向科长作了汇报，汇报完就向办公室走去。走到二科门口，他听见几个司机正在唧唧喳喳地议论着古岩最近发生的大事。可别小瞧这些司机，他们长年和领导走在一起，很多别人还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却老早就得到了音信，人们私下里都称他们为“半个政治家”。

嘉良本来不喜欢听别人的隐私，但这些人谈的一条消息吸引了他，是关于县委组织部部长高树国的。

一个姓张的司机说道：“这下高树国完了，不枪毙恐怕也得判个十年八年的。”

“是啊，官场如战场，两个月前，谁能想到高部长会出事？他们私下里还说下一步高部长能做常务副县长，这才几天啊就做了阶下囚。”另一个人接过话说。

在门口的嘉良心里咯噔一下，本来想进来向他们问个好，听他们提到高树国出了事，他又抽身走了出来。

高树国是静心的叔叔。嘉良对高树国还是很感激的，虽说静心离开了自己，但是嘉良感觉与他这做叔叔的关联不大，虽然当初没帮自己什么忙，但嘉良到了县委之后，高树国对他还是蛮关心的，过来看了他好几次。

嘉良和老周的关系已经非常融洽了，他赶回办公室，先和老周客套了一番，把学习的情况向老周简单地说了下，看办公室没有其他人，就低声问道：“周老师，刚才我路过二科门口，他们在谈论高部长。高部长怎么了？”

老周道：“高部长这下是完了，市纪委的牛书记也不知道从哪儿收到的检举信，说高部长贪污，这不，一查还真查出来了。不光他出事了，连他哥哥也跟着一起倒了霉。”

听说静心家也跟着出了事，他立刻着急地向老周打听事情的详细情况。

原来，就在嘉良去沂安学习的第二天，市纪委的牛书记、市反贪局和县纪委、县反贪局联合行动，对高树国和高树国在县文化局做副局长的妻子进行了“双规”。反贪局从高树国妻子身上入手，查实高树国伙同妻子和下属非法收受贿赂六十三万元，非法提拔任用干部十八人，另外还有五十余万元财产来源不明。在事实面前，高树国不得不低头认罪。

俗话说，祸不单行，树倒猢狲散，随着高树国的垮台，高树林也跟着倒了霉。高树林倒霉，是因为上岭乡的沙石场。事情还得从一年前谈起。

在上岭，在嘉良的老家山里围有一山一河，山是陵山，河是熙河。这山这水曾经养育了我们勤劳善良的祖先，也是这山这水，才使山里围一代接着一代脉脉相承。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昔日安静、祥和、美丽、富饶的陵山、熙河被日益增多的“淘金”队伍打破了原有的宁静。原先谁也不愿意到这个穷山恶水之地安身，现在这个地方却成了人们发财致富的风水宝地。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上树木可以任意砍伐，运到山下就换成了大把的钞票，陵山成了一块“肥肉”，一块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肥肉。无节制的乱砍乱伐，使昔日山清水秀、绿树成荫、泉水淙淙、鸟语花香的人间仙境变成了一座光秃秃的石丘。雁过了还要拔毛，树砍完了，他们又看中埋在土中的石头，不知道从哪天起，山上又多了一些靠放炮打石头的打石工人。原先只是小打小闹，不成规模，后来，一些头脑灵活的人看出了这是取之不竭的财富，于是他们搞来火药，沿着山坡放起土炮，清理出大大小小的一个个石场，又通过各种关系搞来开采证，把石头运到山下卖，大发特发了一部分人。

高树林就是这部分人当中最先富起来的人，也是这部分人当中最有财产和权势的人。

有他弟弟高树国罩着，谁也不敢跟他争抢，乡党委政府中上至书记乡长，下到普通工作人员，都跟他称兄道弟。派出所的所长张亭举是他拜把子的兄弟，有什么事情，只要一个电话，他马上开着警车就来了。谁要是得罪了高树林，那无疑自寻死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前几年，山外圈的颜克南纠集了一部分社会闲散人员要跟高树林争夺一处石场，没几天，颜克南就在上岭乡大街上被几个混混打了，腿都给打折了。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事肯定和高树林有牵连，但是，派出所不但不调查，反而天天派一辆警车到高树林的石场巡逻，后来矿产局又出面没收了颜克南的开采证。

高树林不仅自己在山上开了好几处石场，而且几乎每一家石场都有他和张亭举或明或暗的股份。他平时也不出来打理，主要交给他小舅子张希彬和儿子高静政管理。

高树林不仅吃山，而且吃水，除了开石场，他还在熙河里开沙场。熙河的沙泥少沙砾多，沙粒均匀，河沙成分纯，蕴含多种矿物。据说小日本的矿产专家测定熙河的沙蕴含着多种稀有矿物成分，当初小日本在这个地方修了桥，铺了路，矿产没找到，他们就把熙河的沙运到东海省淮安市，再运到港口，然后通过货轮运往日本。

几乎在开石场的同一时间，眼光独特的高树林就盯紧了熙河，山里围两岸的所有河滩他都承包了下来。后来，随着砖石房屋的增多以及城镇规模的扩大，再加上熙河的沙质地纯，河沙的价格一夜之间翻了几番。精明的高树林立刻买了一些采沙船，在熙河上开辟了一处沙场，由他的连襟刘强和叔伯兄弟高树强负责。

山里偏僻，山里人穷，但他高树林不仅不穷，反而靠着这一山一河，靠着石头和河沙发了家致了富，成为三乡五镇最出名的企业家、商界精英，成为整个古岩县南半部的社会名人。在古岩县南部，你问县长叫什么名字，可能大部分人不知道，但是如果问起高树林来，那绝对没有不知道的。谁家如果有什么事情摆不平，找到高树林，只要高树林肯办，那就没有办不成的。

高树林发财靠的是陵山和熙水，倒霉也是因为陵山和熙水。

随着建筑材料价格的攀升，许多人都打起了高树林沙场的主意。地痞流氓高树林不怕，一个电话拜把子兄弟张亭举就能摆平，但是有一个人他不能得罪，也不敢得罪，就是上岭乡的党委书记齐三太。

齐三太也想从高树林的聚宝盆中分得一杯羹，而且想分一大杯羹。

听到这个消息，高树林寝食难安。虽然弟弟高树国刚提升为县人事局的局长，又兼着组织部的副部长，掌握着乡镇的党委书记、乡镇长的命运，闹翻了，齐三太也怎么不了自己，但是，自己很多事情还需要这个土皇帝帮忙。再说，自己毕竟有老的那一天，那不争气的儿子学没上成，做什么又没有水准，他真担心将来自己老了，儿子该怎么办。考虑到这些，他真的不想和齐三太闹僵。

还没等高树林缓过气来，齐三太又开始逼架了，他让乡党委秘书小朱打电话告诉高树林，说自己想要他沙场南边的那块空地，让小舅子也在那儿开个沙场。而且小朱在电话里告诉高树林，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否则的话，齐书记将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建